

艺术是难以言喻的感动

文/譚雪

第一次看姚仲涵的演出是在2007年的杭州二皮音乐节，那次的演出上，姚仲涵灯光声音表演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。回顾最近几年，姚仲涵始终忠实地探索“光”与“声”的元素与其中无穷的创作可能性，他的作品也渐渐从演出发展到规模大小不一的互动灯光装置，他也常常将作品与空间融合互动，营造一个摸不透彻的声影实验空间。

姚仲涵同时也是台北最重要实验声音艺术练场失声祭，和声音组织IO的创始人之一，他为现在台湾声音艺术界的蓬勃发展趋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。

创想计划有幸与这位台湾艺术新秀谈谈他的作品和创作理念。

你如何解读“光”和“声”这两个你的主要创作元素？你是如何将你的个体性带入你的这些声影作品中，是否尝试着谱写自己的艺术语言？

姚仲涵:我的作品是非常空间性的，而“光”、“声”这两种元素在空间中有一个相似点，就是他们可以快速的充满一个空间，也可以快速的消逝，在这样“满”与“空”之间就留了很多空隙可以玩味，艺术家的个体性与自己的艺术语言，就会在这空隙中展现出来。我对于我的艺术语言有一种坚持，我常用一个方式检视自己的作品：如果我的作品，可以用令一种形式完全转译，那就意味着我的作品还没「到位」。我深信每一种媒材都有自己的语彙，各种媒材之间的语彙难以转译。比如——音乐，我们很难用文字、语言去告诉他者，我听了一首多麽慷慨激昂或是多麽令人心碎的音乐，我们可能会有一种语塞的状态，我想这就是戏剧、舞蹈、音乐、艺术存在的理由。我的创作也在追寻一种我内心一直很向往的“样子”，难以形容，但我又乐于分享，于是艺术创作成为我传达想法的方法。

光和声音是怎样成为你的创作元素的？有没有一些艺术家和事物对你的艺术创作和世界观产生了影响？

我最喜欢的表演艺术团体是来自日本Dump Type的“OR”作品，这件作品其实是一场演出，令我最着迷的部份是他们对于声音、光、身体之间的处理，精准与冷酷，彷彿抓住我身体的某一条神经在说话。

另外我喜欢观看“闪电”与聆听“打雷”，这是自然界所发生最极至的声光作品，尺度极大，非我们人类所能及。

我之前一度怀疑我对于光、声音、空间的思考是喃喃自语的，2010年在日本东京NTT ICC展览时，我惊讶发现，日本的观众在不需要我解释的状况下，是有办法阅读我的作品的，那时我非常兴奋，原来我探索的艺术语言，是超越文化、超越语言的。

你的一些作品同空间有极大的联系，一些装置作品要求观者在空间中探索，这样的互动性在你的创作中是必要的吗？你如何看待新媒体艺术的滥用互动性？在一定程度上，这是否已成为一个误区？

10几年前，互动艺术让人很惊奇，譬如用手与画面互动的作品，但是在2011年的现在，这些技术已经完全融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譬如iPhone，是一个高度与使用者互动的介面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状况，这让我们有机会检验艺术的本质。互动的技术在我的作品当中是一个与人对话的方法，但我通常会把互动的反应处理的比较模糊，不希望重点在于技术上。

有没有一些元素／领域是你感兴趣会纳入未来创作中的？

身体，很多人提议我的声音演出可以与舞蹈合作，但是我觉得舞蹈家的身体与我想诉说的身体有一些差距，我觉得运动员的身体可能比较接近于我在思考的身体，本能的、直接的、比较接近大众的身体。

科技在你实现创作理想的过程中作用有多大？

科技如果是指技术的话，那「科技」只是我的工具之一，并非是我的艺术语言。

科技如果是指一个时代感的话，那麽我的作品确实存在这个时代感，我似乎不用特别去定义何谓这个时代的时代感，因为我正参与其中。

作为失声祭的创办人，四年来，你对这个活动持续地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心血，现在失声祭已成为台湾重要的声音艺术练场。你对它的前景是怎麼样的？你认为甚麽样的社会环境／硬件条件是有益的？

我当然希望失声祭可以一直执行下去，我们从一开始不满足台湾声音活动缺乏而发起失声祭，到四年之后艺术家与观众的人口都有慢慢增加的趋势，其实很感动。失声祭不同其他大型的声音活动是，失声祭比较像是一个练功的活动，比较慢、比较诚恳，艺术家与观众都可以更贴近声音的本质进行讨论与分享。

目前失声祭大部份的资金来自于政府的补助，我的想法是要慢慢转移资金的来源，如果失声祭的经费来源完全来自观众，其实对台湾更是一个有力的条件，这会证明台湾的观众可以支撑的声音艺术这个“产业”。用“产业”的字眼可能部份的读者会皱眉头一下，我们可以想一下，譬如美国的棒球球员为什麼可以以「打棒球」为职业？那麽声音艺术家能不能以创作声音作为一个职业？

我在东京驻村的时候常常去看他们的噪音现场演出，一张门票并不便宜，但是观众是满的。观众付费这个行为，是可以支持一个音乐类型的存在，也会让一个文化更扎实的存在于一个地域裡，蛮重要的。

最近有新作品或展览计划可以分享吗？

最近关于声音演出的部份，之后会与声音艺术家叶廷皓合作，会想与他合作是我发现我们对于身体都有一定的关心，但是观点不同，因此合作起来应该更有意思。

明年也会与河床剧团合作，是一个对于美学、时间、空间的思考，我也很期待。关于自己的创作，因为退伍之后对于自己身体的观察更为敏感，因此心跳会继续在演出、装置或是其他形式出现。